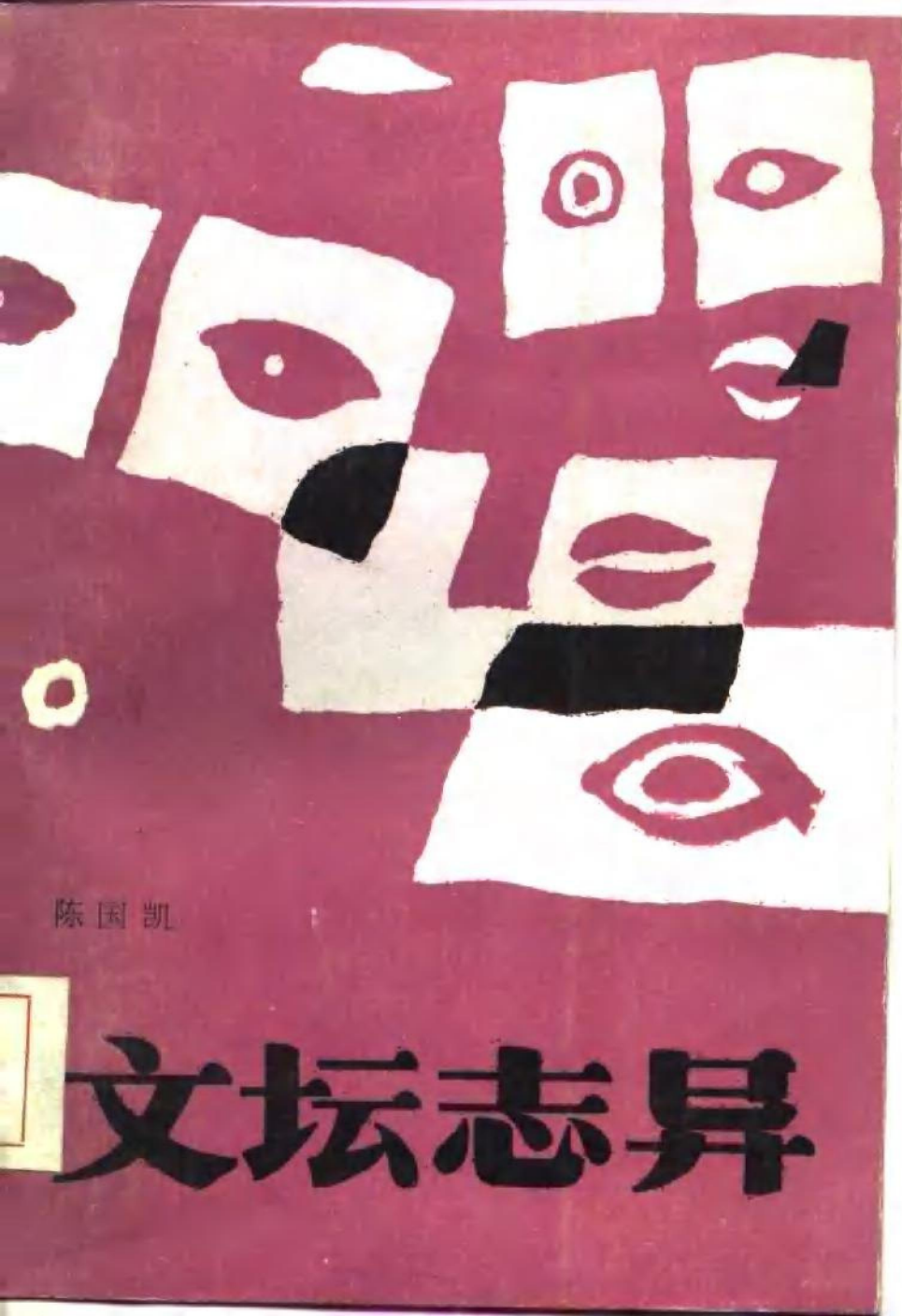




陈国凯

文坛志异

文 坛 志 异

陈 国 凯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)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10.75 字数 200 千字

1985 年 3 月第 1 版 198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9,300

统一书号: 10110·348

定价: 1.43 元

目 录

牙齿.....	(1)
成名之后.....	(7)
荒诞的梦.....	(23)
牛.....	(49)
评奖纪事.....	(63)
战友和权威.....	(79)
曹雪芹开会去了.....	(87)
三姨父.....	(107)
一只汽油桶.....	(118)
雾.....	(123)
雨.....	(125)
开会.....	(127)

进城..... (139)

秀南峰奇事..... (148)

姊妹..... (202)

阿香..... (274)

后记..... (339)

牙 齿

一辆浅红色的出租小轿车停在一家门楼下面，一位穿戴有致的青年人将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扶下车来，他毕恭毕敬地对老人说：

“A老，到了，请！”

A老是当代文坛的权威，素以爱护文学青年而著名于世。青年作家C君则是近年来崭露头角的新秀，当然也是A老所爱护的人才之一。C作家通过转弯抹角的渠道摸到A老的门前，说了许多“久慕大师之名，如雷贯耳”、“拜读了恩师的著作，茅塞顿开”之类的亲切的话，殷勤地执弟子之礼。A老看见C作家年轻好学，谦逊有仪，文章也写得锦绣一团，也慢慢地喜欢他了。C作家上门很勤，相互间熟了。这天，C作家殷勤邀请A老光临他家，坚请再三，A权威也只好同意。C作家专门叫了一部出租小汽车，就将大名鼎鼎的A权威装进汽车，运到家里来

了。

房子不算小也不算大，女主人显然是善于持家的，厅里收拾得井井有条。A权威一进厅堂，就发现里面有一些名家条幅，而A老某一天兴致勃发时写下的两个字“奋进”，被C作家裱得极堂皇，置于厅堂的中间。A权威本来不工于书法，那天喝了两盅酒，精神极爽朗，C作家摸上门来，恭恭敬敬地摊开带来的宣纸，恭恭敬敬地给老人家磨了墨。他也就乘兴写了这两个字。如今看看，这书法确实不怎么样。但C作家将这两个字裱得如此精致，高悬于大堂之上，越发感觉到C作家之虔诚，心里自然是高兴的。

饭前小叙，自然还是文章之道、文坛之事。A老一向健谈，C作家作为后辈，除了敬烟捧茶之外，当然是洗耳恭听，频频点头。女主人为了当代文坛的大权威肯来赏光一饭，已经花尽心血准备了若干天了。作为丈夫的忠实伴侣，她深深知道，丈夫把文章写好固然重要，但权威们说一两句好话比文章更重要。因此她决心把这顿饭菜炮制得比丈夫写的文章更为精美，以尽内助之职。

菜肴是相当丰盛的。A权威看见这个场面也大为惊讶：“小C呀，不是说过来这里坐坐么，怎么搞了这许多名堂？”

“A老，不成敬意。内子也是极崇拜老师、极爱拜读老师的著作的。她说当今之世，就只有老师的著作是真正的著作。您老新出的那本书，她不知看了多少遍，把书都

看烂了，还在看。她说她喜欢这部书甚于《红楼梦》——”

“说得太过了。” A老皱皱眉头打断了C的话，转口向女主人，“我那本书你真的看得下去么？我自己是很不满意的。”

“挺好的。”女主人其实没有看这本书，她太忙，但是不能说没有看过。只好红着脸在斟酒。

“老了。我写的东西恐怕你们青年人爱不看了。” A老叹了口气。

“哪里！哪里！” C忙接过话头，“姜还是老的辣。和您老比起来，我这些人写的东西简直就不象是东西了。您的文章一出来，这里的青年人都抢着看，阿莲，对不对？”

“嗯。”女主人知道丈夫在吹，但文人多大话，自古皆然。她听惯了，淡淡一笑，下厨去了。

便宴是在很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的。女主人殷勤劝酒，A老也确实能喝几杯，几杯酒喝完，话也多了。C作家忙着给A权威挑菜。

“哎呀！” A权威突然叫了一声，捂住了嘴巴。顿时，男女主人都慌了，一齐躬着腰问：“A老，怎么啦？”

“唔，唔。” A权威张开嘴，一道血丝连同未嚼烂的鸡肉吐在台上。女主人忙端来温开水请他漱口。

“一颗烂牙掉了。” A权威慨叹地说。

“A老，要不要送您上医院？” C愁眉苦脸，好象犯了个大错误似的，就是他自己掉了牙齿恐怕表情也没有这

般悲哀。

“没事，这颗烂牙早就该掉了。一个废物，掉了也好。” A老反而启颜笑了。

女主人把A老吐在台面上的菜屑连同掉下来的牙齿扫在盘子里拿到厨房去。

由于牙齿掉落，A老离开了餐桌，便宴也就告终止。掉了一颗本来为数不多的牙齿，A老顿有悲秋之感，感情极为丰富的文人情绪上是容易起伏的，他不再有刚才那种兴致。C作家很善于观颜察色，知道A老不想再呆下去，敬了一杯香茶之后，便去叫出租汽车，小心地扶着A老下楼，小心地护送他回家，小心地说了许多保重的话，才小心地离开权威之家，登上公共汽车回家。

C作家一到家，就急忙问夫人：“A老的牙齿弄到哪去了？”

女主人说：“丢到垃圾桶去了。”

“哎呀！你这人真昏！怎么能将这牙齿丢到垃圾桶呢！” C作家发火了。

“一颗烂牙有什么用呢？”女主人愕然。

“你知道什么！这不是普通的烂牙，这是权威的牙齿！权威的牙齿，你懂吗？！” C作家马上象沙里淘金那样在垃圾桶里找那颗烂牙，也果然被他找着了。他很兴奋，举着这个烂牙，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，就象拾了个绿宝石。他将这颗烂牙仔细洗涤干净，又兴孜孜地找来一个极漂亮的盒子。这盒子是C作家某篇作品获优秀奖得到的奖

章盒。A权威就是这个评奖委员会的头面人物之一。C作家将盒子里的奖章取出来，郑重地将A权威的烂牙放在衬着红绒的盒子里。

妻子看着他兴致勃勃地做着这一切，吃惊地问：“你这是干吗？”

“你呀，头发长，见识短，你知道这颗牙齿的价值吗？”

“这不就是一颗烂牙吗？”妻子大惑不解。

“妇人之见。打个比方吧，假如我们现在拥有一颗曹雪芹的牙齿——我是说，真正是曹雪芹的牙齿，你说能值多少钱？”

“呀？！”妻子发了怔。虽然她这位作家夫人智能商数不低，不乏联想，但无论如何她也无法从这发黄的烂牙联想到曹雪芹的牙齿，就象我们读李白的诗不会联想到李白的鼻子一样。

“再说，A老看见我把他的一颗烂牙都当作宝贝，用装奖章的盒子装着，把烂牙看得比优秀作品的奖章还宝贵，你说他会多么感动；对我会是什么印象？你懂得文坛上权威们印象的价值吗？一个好印象比你写十篇文章都重要！”C作家得意忘形地说。

妻子叹了口气：“我不懂你们文坛的事。我觉得这样做太肉麻。”

“你懂个屁！我再说一遍：这不是平常之物，这是权威的牙齿！”C作家的感情处于亢奋状态。

傍晚，C作家就捧着这个漂亮的盒子出现在A权威面前，A权威看见这装优秀作品奖奖章的盒里装着他那颗烂牙，不禁吓了一跳。当C作家恭恭敬敬地向A权威陈述了他对这颗烂牙的无限珍贵无限爱惜之情，并恭请A权威亲笔写个条子：写明×年×月×日掉落的牙齿一个，并署名赠给C以作纪念时。A权威睁着眼睛半天说不出话来。良久，才感慨万端地说了一句：

“我还有一双眼睛，你要不要挖出来做纪念呢？”

成名之后

我做梦也没想到，我这个青年女工居然成了颇有名气的青年女作家。

我不是大学科班出来的。我来自生活基层。我的第一篇成名作《爱的呼喊》在一个刊物上发表之后，就象一枚炸弹在文坛上爆炸似的，震撼了千万读者的心灵。一些德高望重的老作家给了这篇作品以肯定的评价，认为我这第一声呼喊的调子是健康的、向上的、昂扬的，是声音嘹亮的晨笛，使人感奋，催人警醒，令人心旌摇动。有位高瞻远瞩的老前辈还找我谈了话，亲切地询问了我的年龄、籍贯、经历和今后的创作打算，勉励有加。有些中青年作家和我亲切地握手、交谈、微笑，文坛上的气氛是相当和谐亲切的。

总而言之，这一声爱的呼喊，使当代文坛触目，万千读者心摇。读者来信象雪片似地飞来，急于使新人成材的

报纸急不可待地登出了我一帧面含微笑而又风采绝伦的照片，冠之以《当代文坛的奇葩——李秀华》的醒目标题。这给我带来受宠若惊的荣誉，也给我带来莫名其妙的麻烦。有些感情细胞特别丰富的男性公民看了我的照片简直如醉如狂。他们不知道我已经结婚（报纸的编辑过于疏忽没有写上这一点），就给我写来了过分热情的信件。有的随信附来彩色照片，有的则象填写档案材料那样详之尽之地写明自己的年龄、简历和高贵的血统，如父母是什么长之类……这使我感到头痛，更使我那当小学教师的丈夫大伤脑筋。每封这样过分热情的来信，都象一块石头那样塞进我丈夫并不宽广的胸怀，或者象一根通红的烙铁那样烙着他的肌肉，使他脸部的横纹肌收缩得异样难看。当我发现我的丈夫用极其恐惧的眼光注视我，预感到他胸中几乎被怀疑、恐惧、妒忌的“石块”填满，而且有可能从肚子里“爆”出来时，我便将那些过分热情的来信叫我丈夫一起处理，这样，才慢慢把这教书匠胸中垒积着的“石块”一块块地挖出来，使他脸上的横纹肌一条条松弛下来。我终于度过了夫妻间可能爆发的“感情危机”。那一天，我无意中发现丈夫的枕头底下放着一把明晃晃的尖刀，我问他这是干什么，他不好意思地笑道：“那些天，我这样想过：如果你因为当上作家而让我‘戴绿帽子’的话，我极可能用这把刀子割断你的喉管。秀华，老实告诉你吧，我宁可要一个没有文化的老婆，也不要一个婊子作家。”

你看，多玄！我家里这个宝贝是什么样的人，可想而知

知。我甚至怀疑：要是为了一两篇短命小说冤枉地被丈夫割掉喉管，这种牺牲是否值得！

经过我好言抚慰并作了一番陈词滥调的山盟海誓之后，我家这位封建主子终于放下心来，把枕头下面的刀子拿走了。家庭生活还算是其乐融融。

但是麻烦事还在后头呢！

我住的房子很糟糕，是一幢大楼里的楼梯间，面积——七点五平方米，房间里只有一张床、一个必不可少的五斗柜和一张小书桌。在生活上，我和我那教书匠都是容易满足的人，知道“室雅何需大，花香不在多”的流传千古的名句。楼梯间的斗室虽然不算雅，但比起我们的祖先有巢氏结木为巢，我们也已经相当满足了。更主要的是，我们的睦邻关系满好。人家把垃圾扔到楼梯口，我们就一天多扫几次，人家的鸡呀鸭呀的在我这楼梯间的门口拉屎拉尿，我们也不会骂鸡骂狗去伤人，用水冲干净就是了。总之，我们在生活问题上克己有礼。因此，楼上楼下、左邻右舍的男女公民们平常见了面，大家都是笑嘻嘻的，常常亲切地说些“吃过饭吗”之类的有礼貌的废话。

但是，自从报上登了我那张风采绝伦的迷人的照片之后，我就预感到有麻烦，因为左邻右舍一下子都对我变得十分客气起来，见了面，不象过去那么亲亲热热地打招呼了，过去叫我“小李”、“秀华”的人，忽然改变了称呼，客客气气地叫我“李同志”或“秀华同志”了。我很纳闷，这是怎么啦？我走到哪里，总有一群孩子隔老远对

着我嘀嘀咕咕的。好象我不是住在楼梯间的李秀华，而是火星上来的人或者象马戏团的猴子似的。我很苦恼了好些天，但后来我想开了，大概一个人要写文章，总难免有些人在背后指指划划，据说，这在文坛上，象清风明月那样自然；反正我不属于文坛上那种见利忘义的投机倒把之徒，审视自己的历史，一切合乎我们伟大民族的伟大的道德规范，扪心无愧。因此，对那些千奇百怪的眼光也就处之泰然。我朝思暮想的只是如何写好小说。

这一天，是我的轮休日。时间宝贵，我吃过早饭，打发我那敦厚的教书先生抱着教案去学校之后，我就在书台上铺开一叠雪白的稿纸。为了激发创作灵感，我早餐时特别吃了两根大红辣椒，让全身的血液燃烧起来。很多作家还不知道辣椒和文学的关系。不吃辣椒的人恐怕很难成为一个热情洋溢的文学家。我那篇《爱的呼喊》就是吃了半斤辣椒之后才写出来的。一般说来，盛产辣椒的地方也是盛产作家的地方。

辣椒的汁液经过消化道进入血管。血液燃烧起来了，创作的灵感象公鸡发怒的羽毛般竖起来了，我的神经细胞在快乐地颤抖，已经进入最佳的创作境界。钢笔是吸饱了墨水的，稿纸是洁净软滑的。心情是舒畅的。我一下子就在稿纸的格子上端写出了一个令人心醉的标题——《爱的微笑》。

我面含微笑——书台上的方镜子照出我微笑着的风采绝伦的情影——心也在微笑，作品中的人物也当然应该微

笑：对着大海微笑，对着一弯新月微笑，对着心爱的恋人微笑……啊！生活在微笑，海波在欢笑，弯月在含情脉脉地微笑……

写小说最重要的是开头，一开头把调子情绪定下来，写起来就会文思奔涌，象穿了洞的消防水龙管带那样，那清新的文句，敏捷的思绪就会象高压水那样，从“洞”里喷涌而出。

当然是以微笑开头。我文思如潮，一下子就以诗的意境开头——

“一弯新月把她羞怯而温馨的微笑撒落在轻柔地笑着的海上，多情的晚风吹得海边的小桦树林发出哗哗的笑声……”

“笃、笃笃！”传来敲门声，打断了我思想中笑的意境和笑的描写。是不是我那神经衰弱的教书先生遗漏了什么东西回来取？败兴！我不理睬，继续写我的“微笑”。

“笃！笃笃。”敲门声高了几度。我知道不是教书匠，他不敢那样敲门。他敲门也象他说话那样：温和、细腻、慢节奏。我叹了口气，放下笔去开门。

门口站着的是街道副主任刘太太。一个无所不管又什么都管得不象样的胖女人，家庭妇女中的权威人士。她很讲究体面的穿戴，但是她那副尊容，如果我是她男人的话，多看她几眼我准会上吊。

得罪谁都可以，得罪这个街道副主任可万万不行。谁得罪了她谁倒霉，你就是神仙她也能把你说成是魔鬼。生

活中这种鼓舌如簧的人不算稀少。

我心里百般不情愿，可脸上还是带着微笑把她迎进屋来。我纳闷：她今天怎么光临寒舍来了？

她把一张旧椅子坐得吱吱响。庞大的身躯使这小房子显得特别窄小。

“秀华呀，真看不出来哪！”她的眼光在我浑身上下兜了一圈之后，发出了一阵令人恐怖的笑声，“听说你当上作家了。作家，这是很大的名堂呢。我们街道出了个作家，哈哈，作家！这是我们街道的光荣嘛！”她的眼光又从头到脚在我身上绕了一圈，停在书台上的稿纸上，审视了一会，问：“写文章能赚很多钱吧？”

对这类问题，我觉得难以回答，也不想回答，因为在这方面人们的误解实在太多了。一般说来，当代的青年作家的生活并不宽裕。一个公社可以出几个万元户，全国文坛青年作家恐怕还找不到几个万元户，也就是说，抓放鸭竿的人普遍比抓笔杆的人富有。我们这些业余作者如果不是出于一种对文学事业的崇高的献身精神，光是为了那低得可怜的稿费的话，倒不如业余时间做做散工或养养“三鸟”去。

因此，对街道副主任那种荒唐的问话，我只是不置可否地笑笑——轻屑的微笑。我只希望这位不速之客快点离开这窄小的房间，她打断我创作思路的时间已经够久了。

然而，她却一点也没有离开的意思，眼光又在我身上绕了一圈之后，问：

“听说你写了一篇什么《叫喊》的文章，大概叫什么——唔，对了，是《鹅的叫喊》。哈哈，你们当作家的真是怪人，鹅不就是鹅吗，它叫喊什么呢？”

我勃然大怒。这位不学无术的家伙居然把我的小说标题都改了，把《爱的呼喊》改成《鹅的叫喊》，简直有辱斯文，完全是对我的尊严的亵渎。我想发作，但是想到面前这位庞然大物是街道副主任，我只好压住火，和颜悦色地纠正她的谬误：

“刘主任，不是《鹅的叫喊》，是《爱的呼喊》。”

她瞪大了一双牛眼睛：“什么？《爱的呼喊》？这爱是什么？”

我耐着性子解释：“这爱嘛——”话一出口，我才觉得对这人解释“爱”这个高尚的字眼也真难，她懂得爱吗？这家伙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就是个整人的角色。整人整得那么狠，她懂爱吗！为了尽快摆脱她的纠缠，我只好敷衍地说：“譬如，爱情就是一种爱。主任，你懂了吧？”

“我懂！当然懂。爱情不就是和男人睡觉吗。这就奇怪了，这怎么能呼喊呢！这一喊，还是爱情吗？那不象鸡、象猫了！真奇怪，这也能写成文章！”她那刀子般的目光又在我身上转了一圈，说，“难怪人家说你——”

我义愤填膺，怒不可遏，几乎想抓起墨水瓶向她那木瓜脸摔去，她污辱了我的人格尊严，而且简直是对当代文坛的挑战。我热血沸腾，气冲斗牛，正要去抓墨水瓶或茶杯让她头破血流的时候，我猛然记起她是街道副主任，只